

苔花如米小,也学牡丹开。
为生我养我的这土地写点什么,是久有之夙愿,依稀在20年前作《宋太原城初探》时,就萌动了此心。然而,写什么?怎么写?从哪里下笔,久久找不见头绪。

去年春季,太原市建筑设计研究院蒲净院长邀我参加“钟楼街规划改造项目研讨会”,又触发了我久萦的念想。于是,我在会上演讲的“一条街,一千年”,便成为夙愿为行动的初心,一个“为钟楼街树碑立传”的创意油然而生。

逮至年根,迎泽区政协主席赵树文同志又邀我参加编写“龙城经脉钟楼街”的论证会,于是,“钟楼街史话”

写在前面的话

钟楼街 深深的乡愁

王继祖

成为我的发言主旨。岂料这一建议得到区领导的重视,正式列入编创计划,成为“钟楼街三部曲”的开篇。

公元2021年初,春寒料峭,《钟楼街史话》动笔。老当益壮,至春节前夕文稿过半;连续作战,“正月十五雪打灯”之际,初稿告竣;又是不知疲倦的半个月,几处考订和甄别,水落石出,终于在“二月二龙抬头”的时候,迎

了“东方七宿”之“角”“亢”二宿,稿成。

钟楼街,与我家老宅近在咫尺,是我孩提的摇篮,童年的记忆,初学天天过往的地方……那里,有我一生的眷恋,深深的乡愁……在完成这部拙作的日子里,举凡与钟楼街有关的史事,一幕幕萦绕在脑海心田。几部《太原府志》《阳曲县志》,甚至至于《山西通志》《晋乘略》《资治通鉴》中相关的内容,

成为我的先生和挚友;一些民国的书籍和报纸,成为我的座上客。使我忘记年逾古稀,常常憨露童稚般的天真。

钟楼街上的老事、古事、趣事太多了,多到还有一些“谜”,待来者解疑去惑。它不仅仅是“一条街,一千年”,也不仅仅是“一条街钟楼街,半部府城史”,它是太原五千年文明的传承和见证,它是太原两千五百年建城史的传承和见证。从某种意义上说,它是太原人的心灵。

献给我适逢百年华诞的父母双亲!

献给我的老街坊、老邻居!

献给这座唐代的军镇,宋代的边城,明代的锦绣,当年的南城区,现在的迎泽区,这块养育我的古老土地!

钟楼街,是太原繁华闹市区的一条商业小街,长不足六百米,宽仅十二三米余。街两侧小商铺、大商市,鳞次栉比,熙熙攘攘,游人如鲫。古谚:“街宽不成市”,在此,钟楼街给予最好的应验和诠释。

钟楼街的街史,是怎么引起太原人兴趣的呢?原因可能很多,但更主要的触发点,则是这次对钟楼街的提质改建工程。钟楼街改造不是一次了,从街名的整合,街巷的合并,到步行街的改建等。客观地说,每次改进虽然步子不是很大,力度不是很强,但都是一次促进。这次钟楼街的提质改建,与过往的改造,真的是难以同日而语,用天翻地覆来形容或许有些夸张,但是,说其旧貌变新颜,或巨变如故,却似乎又有些力度欠缺。

太原人对钟楼街的情感太深了,深得难以用语言表述,深得难以名状。有位土著学者,他的家族世代生活在太原,耳濡目染,研究探索,毕其一生倾注于家乡的历史与文化,他以自己对钟楼街的认识、感悟、研究心得,把钟楼街概括为两句话:一句是“一条街,一千年”;一句是“一条钟楼街,半部府城史”。何谓之“府城”?简单些说就是宋潘美建的、明谢成扩展的千年太原城。因为,千年以来行政建置为“太原府”,故谓之“府城”。

钟楼街果真有一千年吗?整个太原的建城史是两千五百年,她就有一千年?靠实不靠实?回答是肯定的:“不仅靠实,而且掷地有声!”

太原的建城史早已谪定:从春秋末季,赵简子建晋阳古城于公元前497年,到本世纪的第三个年头,公元2003年,太原市举行“建城两千五百年”城庆活动,整整两千五百年,一年不多,一年不少。这两座当年的赵国初都,北魏之“霸府”,东魏、北齐陪都,后来的盛唐北都,再后来的北汉国都,在太原的大地上存在和发展了1476个春秋。非常可惜,可惜到令人扼腕,它最后毁之于宋灭北汉的历史巨变中,被胜利者、北宋的第二个皇帝宋太宗赵光义“火烧水淹”夷为废墟。这一年是宋太平兴国四年,公元979年。太原建城两千五百年的历史,就此翻过了沉重的一页(见《太原日报》2002年12月27日“周末”和《中国城市经济·太原建城2500年专辑》刊载的《晋阳古城创建的确切年代》)。

古城被毁的第四年,太平兴国七年,公元982年,宋将潘美在被毁古都东北30多华里的唐代军镇“唐明镇”,又建起了一座古城。这座城起初叫“宋太原城”;未几,并州州治由榆次迁来,史称其城为“并州太原城”;再后来,革除并州之置,升置为太原府,又被称为“太原府城”。自此以后,太原府城,历宋、金、元、明、清五个朝代,一直是太原府(路)的治所,所以习称“府城”。因被毁的“晋阳城”习称“古城”,所以“府城”也习称为“老城”。

我们的钟楼街,就是在太平兴国七年,潘美建成“宋太原城”时,与这座“老城”一齐诞生,同时来到了这个世界。不过当时它的名字还不叫钟楼街,而是叫做“东门正街”。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?因为宋太原城,辟建四座城门,城中还套有一座“城中城”——子城,这条街,西街子城东城垣,东通宋太原城东门“朝曦门”,是东出太原城的唯一大街,所以,以方位和功用,得名“东门正街”。为什么不叫“东门街”,而要叫“东门正街”呢?因为中国古代宋以前的城市(池),城中的建筑,为“坊间”格局。直通城门的官家御用通道,称“官街”“正街”“大街”;坊间间的通道称“坊街”“坊

古往今来钟楼梦



王继祖 王琛

然存在,依然是东门正街的东终端,如此而已。

明代扩城时,在东门正街的西端北侧,即打钟寺西,新建了“十字歇山顶”“下有台基,上筑三层”的大钟楼。钟楼建成后,秀丽靓丽,成为东门正街上的新地标,于是,东门正街这条有着近400个春秋,纵跨宋、金、元三代和明初洪武十个年头的历史街名被“钟楼街”取而代之,街虽如故,名却更新。

明王朝从洪武元年的公元1368年,到崇祯十七年的公元1644年,共存在了276年。清王朝从顺治元年的公元1644年入关,到宣统三年的公元1911年,共维持了268年。钟楼街在明、清两朝的540余年中,西至于打钟寺西,东至于桥头街西端,街之长短,街之宽窄,几乎未变。但是,街之两侧却是:寺庙变成了商市,民居变成了商号、衙门。尤其是明末的李自成农民军,攻掠太原府城,火烧大南关商市,有明一代,“蔽天光,发地脉”的古城商家麇集之地“大南关”城,辉煌不再,商家逐渐沿着大南门街北上。向城中渗透,由南而北,东西两侧,马市出现了,产生了马市街;牛市出现了,产生了活牛市街;米市出现了,产生了东米市街、西米市街;羊市出现了,产生了东羊市街;驴市出现了,产生了西驴市街。太原府城中的商市越来越发达,一直向太原府衙门蔓延过去,和城中早有的商家、商铺,融合于一体。

衙门毕竟是衙门,官府也在集群而聚。太原府衙向西是阳曲县衙,向东是山西巡抚衙,再东是布政司衙。再东还是衙……灵活的商家总是与官家有些忌讳,遂转过头来向钟楼街、向柳巷、向桥头街……于是,在明、清交替之际,在晋商发展的拥簇下,钟楼街由西而东,成为太原城中商市的中心,成为城中后来“百年商市”的汇聚点。千年古街华丽转身,又成“百年商市”,为明、清两代,尤其是清以来太原商业的发展,挥舞起神来之笔。清道光之后,到民国中叶,钟楼街商市发展进入疯魔般阶段,如果没有沦于日本侵略的苦难时期,如果没有民国行将告灭的惨淡经营时期,太原的钟楼街一定会迎来更加辉煌的年代。

是人民解放军的炮声,促成了龙城太原之凤凰涅槃,唤醒了钟楼街的新生;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,为钟楼街的发展插上了翅膀,装上了推进器。这条古老的、曾经的东门正街,如今的钟楼街,终于在改革大潮初起的公元1982年,迎来它的千岁华诞。“一条街,一千年”,这不是一段演义,也不是一个戏说,用太原人的俗语讲,是“碌碡碾碾盘——石(实)打石(实)”的真理。

太原有着两千五百年的建城史,崛起于宋初太平兴国七年的宋太原城,迄今也有1038个年头,我们的钟楼街与这座古城同呼吸、共命运有着同样的年华。一千多年来古城千变万化,钟楼街也与之千变万化,共同经历了坎坷,共同奔赴了艰难,共同创造了自己的历史和文化,共同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蒸蒸日上和欣欣向荣。

唯一没有变的,亦或说几乎没有变的,就是其街的西起东至,长短几近未变;就是其街的南北宽窄,几近未变。“一条街钟楼街,半部府城史”,就是一句最真实、又最写意的钟楼街形象史。这一点无论是成都的“宽窄巷子”,还是福州的“三坊七巷”,都难以比肩。